

守岁过大年

□ 乔忠延

题目若是不能成为文章的灵魂，至少应该是眼睛。我理解这里的眼睛并不寻常，应该是画龙点睛的那个睛。眼睛一点，巨龙腾飞，冲天而上。依照这种见识，找到守岁过大年这个题目，便有了伏案敲击本文的兴致。

守岁过大年，还真有两只亮晶晶的眼睛：岁和年。

小时候最为盼望的好事莫大于过年。在那物质贫乏的时代，吃顿饱饭是很大的向往。过年能吃饱饭，还能吃到久违的肉。平常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摺补丁，过年即使家里再穷，也要添身新衣服。穿着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的衣服，往门口一站，照在身上的阳光都比过去鲜亮了好多。因此，一人腊月便扳着指头划算，离大年还有几天。别看大人们扫屋宅，糊炉子，磨豆腐，赶大集，办年货，忙得晚上常抱怨，这腊月的白天还是短，恨不得让月亮来接太阳的班。可我们一帮孩童却觉得时光太慢，慢得像三个金莲上摇摇晃晃的老奶奶，远远望见了人影，好半天就是走不到跟前。

不过，年真到了面前却有点胆怯，胆怯除夕守岁。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守岁实在是一件难事。后来回想，若是那会儿读过李白的诗，肯定会发牢骚：守岁难，难于上青天。是这样，除夕这晚爸爸、妈妈包饺子、炒碟子，香味缭绕一屋子。我在这香味里兴奋得唱歌不成调，蹦跳不成舞，却没有一刻消停。只是那美味一下肚子，家人们还在说说笑笑，我上眼皮和下眼皮紧着往一起皱巴，困得实在想睡，可又不敢睡，硬撑着守岁过大年。

为何不敢睡？因为爸爸早就讲过大年

的故事。年是一个怪兽，每到除夕就会蹿进村子吃人。若是哪家的孩子没有守岁，早早睡睡了，那准是怪兽瞅准的饱食对象。如此可怕，哪敢轻易合眼。因而，即便守岁难，难于上青天，还必须迎难而上，硬抬头，强睁双眼。长大些，晓事了，才明白白哪有什么怪兽呀，那是大人吓唬小孩，逼着他们和自己一同欢欢乐乐，拉话忆旧岁，憧憬新一年。长大了，明白了，才清楚，年不是怪兽，是时光。时光让人呱呱落地，蹒跚学步，朝气蓬勃，稳重老练，满腹经纶，继而，步履蹒跚，夕阳西下，最后入土为安，化身尘泥，报答奉献给自己一辈子食物的田地。时光助人，时光也吃人。又一个大年来临时，合家团聚的餐桌上不见了位长辈老人。他或她，没有过了这个大年，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年吃人。年，无形无影亦无踪，却能主宰人生，岂不奇怪？将之幻化为怪兽完全符合情理。

俱往矣，随着阅历的增多，学识的积累，才懂得守岁过大年的真谛。追根溯源，岁与年中寄寓着先祖向往未来、播美未来的初心。岁与年如今可以比肩相称，早先却绝对不能，岁的辈分要比年大得多。《尚书·尧典》记载：“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成岁”，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新开端，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新起点。这里的“帝”是帝尧，他“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最早识别出日月轮回的规律，最早“成岁”。几近两千年后，“岁”才演变作年。

年字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首次露面，专家认为，形体结构是一个人背着丰收的粟谷。象形文字的优越在于不仅表达

意思，还携带着历史的登音。仔细聆听，悠扬舒缓的歌声已在耳际缭绕：“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大意是，要让民众吃饱饭，不必再费心思。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只要顺从帝尧制定的法则即可。

这是《康衢谣》。“顺帝之则”，顺帝何则？就是《尚书·尧典》所载的“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成岁”。“成岁”日、月才被划为更大的轮回，先是称岁，继而演变为年。是的，当今说话、办事、著书，谁能离开年、月、日？谁也离不开。月与日，从古至今高高悬挂在苍穹，无疑是自然天象。可是，年呢，绝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类最早对天象日月的认知。知道了由岁脱颖而出的年，就开始打开了上天的第一个密码，先民开始在岁月更替中过日子。从此年与岁胶合在一起，难舍难分。你看，计算年龄，过一年为增一岁，也说岁数。再打开节气这第二个密码，按照时令耕种，丰衣足食这个词语便走进了千家万户。因而，才会有康衢中先民欢乐的歌唱。

这便是岁与年的来历，这便是守岁过大年的本真意义。我们坚守先祖观测探究，揭示日月轮回而“成岁”的初心，就是守岁。守岁，坚守的是敬天法祖的传统，是勇于探求创新的精神。切莫小觑了这悠久的传统，这拙朴的发现，这是洞穿数千载深邃迷茫才抵达的光明境界。

从考古发现得知，距今12000年左右，浙江上山遗址已有先民种水稻的遗存；距今8000年前后，河北磁山遗址已有先民种粟谷的遗存。但是，到了帝尧时期，距今大约4300年时，先民依靠种植还是

无法填饱肚子，不得不继续狩猎取食。然而，狩猎要四处奔波，若是遭遇猛兽还有生命危险。那时，先民最大的愿望就是依靠种地吃饱肚子。屡屡先民失望的是，要么有种无收，要么广种薄收。其原因在于，把握不住气温的冷暖变化。

那时候没有历法，没有节气，只有日出日落，到底该什么时候往土地里撒种，谁也把握不准。气温转暖了，河流涨水了，先民挥动耒耜播下种子。可惜种子刚发芽出土，气温骤降，夜里下霜，嫩芽全被冻死了。有种无收，还白白扔掉珍贵的种子。那就迟一点播种，等天气热起来再下种。禾苗长得不错，开花结实，眼看就能收回丰硕的吃食，突然寒风刮来，气温跳水，霜冻禾穗，籽实干瘪，只能广种薄收。

改变无数先民命运的是帝尧，他选拔人员，组成团队，亲自带领羲氏与和氏观测天象，不仅准确地判断“成岁”，而且确定了最早的节气。节气则成为古往今来农民耕种的指南。何时耕田？农谚说，惊蛰不耕田，不过三五天。何时种小麦？农谚说，白露种高山，寒露种平川。先前曾有人将《尚书》视作伪书，如今的山西陶寺遗址，不只实证了尧都的真实所在，还用世界最早测定节气的观象台遗址，实证了《尚书》记载的真实可信。

节气的产生，不仅让先民丰衣足食，还让“岁”变成了丰收“年”。晋代皇甫谧曾经在《高士传》中，写到帝尧时期丰收后欢庆的场景。先民在打谷场上做击壤游戏，地上竖一块木板，手上拿一块木板，用手上的木板投掷击打地上的木板，边投掷，边吟唱《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多么悠闲自得，多么舒心快乐！过大年，就在先民庆祝丰收的欢乐场景中悄然滋生。一代又一代，尧舜舜人就如坚守和光大创新传统，丰收的大年才能够循环往复，无穷尽，永富足。

守岁过大年，内涵丰富！守岁过大年，其乐无穷！

居民粮油供应证，是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镇居民的根本。今天偶尔翻出这个牛皮纸做的硬皮根本，翻看了几页用复写纸写过的字迹，看着那已发黄的油纸，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那时候，居民购粮全凭粮食供应证和粮票，大约七八岁起每个月我就会跟上下父母到位于现在青狮北街的中心粮店买面买油。

记得中心粮店是个四方院子，面积不小，营业室、粮库、油库等设施一应俱全。一袋袋白面、玉米面、大米和各种杂粮摆满一面墙，一个个大粮垛直码到屋顶。进粮店先在左手营业室小窗户口那排队，小窗口比我高，所以一般是父亲或母亲将面票、米票或粮票、钱、购粮本递进去，结账、填写后才能去粮柜上称粮食。

趁大人排队的当儿，我就围着店中间的五六个装各种粮食的大柜子转。粮柜的一侧钉一块木板，板上装着称，粮柜中间外侧安着粮食“溜子”，上口宽下口窄。买粮食的人就在粮食“溜子”下口那儿张开来，等着白面啊玉米面啊，或者大米、小米以及各种豆子从溜子流进进面袋。

而这个是我最喜欢干的活，我把面袋套进粮食溜子的下口，然后两手提着粮袋。看营业员麻利地用一只中间有提梁，后面有把手的长条形白铁皮簸箕在面柜中撮起面粉，放到秤上，定好重量后，再用一把特制的白铁皮铲子，多了往下铲，少了往上添，称好后倒回粮食溜子，面粉就顺着这个大漏斗流入口袋，

每当这时候爸爸妈妈就把着我的双手，生怕我一不小心，把粮食洒到外面。

记得那时我总疑惑大人为什么只买一小袋白面，却要买一大袋玉米面，大米或挂面似乎隔一两个月才买一次。后来才明白每个人粮油供应都是有定量的，根据年龄大小每个人供应的粮油都不同，成人每人每月28斤，儿童粗粮、粗粮分别占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六十。

等到我上了三四年级，家里每个月买粮就成了我和哥哥的神圣使命了。那天母亲把粮油本、粮票和钱包交给哥哥，叮叮咚咚嘱咐，我早已推上家里唯一的自行车，把两个面袋挂在横梁上，不耐烦地蹬着车铃，就等着哥哥拿着油瓶一起出发。

到粮店我负责在粮食溜子那称好白面和玉米面，然后看哥哥拿着那种五斤的大瓶子到油桶旁，把瓶口对准油桶上面的油嘴，营业员抽出油嘴上的那个“栓”，再往下压，油嘴里细细的清亮的豆油就流进了哥哥手中的油瓶，如是动作重复五次，油瓶就满了，哥哥等待最后一滴滴进油瓶，再学着母亲用指头在瓶口一抹，然后塞上塞子，小心翼翼地两手捧着，我则推着自行车，车后座载着全家一个月的粮食，与哥哥像凯旋的战士奔赴在回家的路上。

从此每个月某个星期天买粮伴随了我整个童年与少年时期，直到国家放开粮食买卖，不再需要凭证购买。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我生命中曾经温情的经历，如今恍如昨日，而温暖如初。

买粮往事

□ 权建威

我的聋哑朋友

□ 曹守信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十年前，儿子所在的单位改革，于是选择了停薪留职。无事可做，便异想天开，在襄汾县邓庄镇户承包了二十亩地种植苹果树。总归还是想干点事，我和老伴就尽心尽力地帮他干了起来。这样，我就接触到了本文的主人公——哑巴。

哑巴早我们十多年来到这个地方。来自哪里，有无姓名，多大年龄，不知道。因为他是聋哑人，听不见也就不会说话，一切都是谜。

哑巴住在果园底下的沟里（大王沟），沟里有一孔窑洞，以前养过鸡，现在废弃了，他就住里边。窑洞光秃秃的，只能就地而睡。二十几个寒暑就是这么过来的。

人们说他捡破烂饼子吃。我发现冬天里他在玉米秆堆里捡人们不要的小穗（甩娃娃），然后用玉米秆头火烧着吃。也有人说他曾经把扔掉的死猪肉用小刀割开，然后烧着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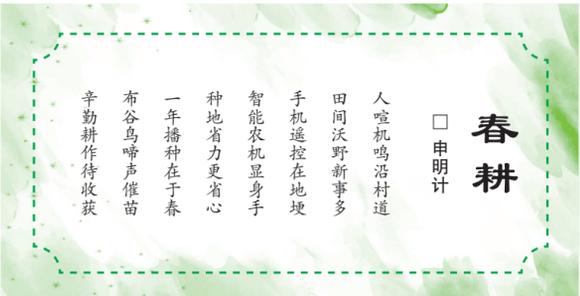
喝水怎么解决呢？有办法，沟里还有口人工井，他拿一个罐头瓶拴根绳子，从井中吊点水上来喝。

我到果园的头一年春天，发现他在机井的阀门漏水处用罐头瓶接水喝，我就在阀门旁放了一瓶矿泉水，希望他能饮用，但是他没有喝。

我多次试图帮助哑巴，但遭到了拒绝。刚开始在果园干活时，我中午不回家带饭吃，给他水喝，他示意用水用嘴吹凉，不要。给他食物他摇头，给他衣物他也拒绝。

真正得到哑巴的信任，是在我们包地的第二年。

有一天，哑巴到果园让我看他身上的伤疤，他浑身长满湿疹疙瘩，挠破了皮的地方出现了大片溃疡，这是长期在阴湿的窑洞里生活造成的。我知道对付湿疹用一种叫鱼肝油的软膏，于是到药店买了一支，给他涂抹之后，湿疹彻底治好了。后来他头顶长有黄水疮，我也用999皮炎平涂抹，同样痊愈。这样哑巴明白我是真心诚意帮他，我们之间的距离逐步拉近。此后给他食物他能接受了，偶尔断了顿，他会找我讨饭。



本版责编：宋海华 本版校对：武晏燕

故土新颜

□ 乔视恒

离开家乡临汾外出求学已有两个年头，之前返乡的直观感受是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此次寒假回来，更多的则是对家乡发展的深刻认同。随着城市“双品质”建设的不断推进，家乡的面貌不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充分凝聚起了广大市民的向心力，增强了人们的归属感。

临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变得越来越“新”了。“快速中环”通车运行，“15分钟交通圈”加快形成，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尧都区文化艺术中心投用、东城体育馆竣工、各类大型商超拔地而起，家乡焕发出新的风采。车辆行驶在临汾市区的道路上，一个个城市更新带来的喜人变化映入眼帘，车窗如相框般将周围的美景定格。临汾的“新”令我惊讶，而游子的思乡心切，更让我诞生了用文字记录下家乡变化的想法。

临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变得越来越“美”了。鼓楼勾勒出城市的棱角，更诠释着临汾长久积淀的厚重历史；古城墙的修复、贡院街的改造、关帝庙的重建，如同一条脉络，让这座城市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交融碰撞。登上古城墙，耳畔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漫步贡院街，古朴街面与现代潮流的交织令人耳目一新；俯瞰关帝庙，如同翻开一部深邃厚重的史书。不仅如此，临汾还积极推动非

遗进校园、进社区，让剪纸、木版年画等传统技艺走近更多人。通过有形与无形的融合，如今，临汾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文化之花愈加绚烂。

临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变得越来越“靓”了。汾河之上，一条巨龙般的桥梁飞架东西，那便是姑射桥；解放路、尧贤街、规划四街宽阔笔直，带状绿化铺满了道路两侧；一个个“口袋公园”扮靓了城市的方寸之美，即使在冬日，也能感到勃勃生机；街头篮球场、五人足球场、健身步道等城市运动空间触手可及，环境卫生和交通秩序综合整治让大街小巷越来越干净整洁；三个“十小事”的宣传推广，更是让文明之风吹遍城乡，凝聚起“爱临汾、赢未来”的磅礴力量。

临汾，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以一种蓬勃的姿态拓新路、绘新篇。城市“双品质”建设的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的超前布局，尧都云商产业园的迅猛崛起，新质生产力论坛的思想碰撞，微电影之夜的光影交织……这一切，正描绘出一幅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发展蓝图。作为一名在外求学的临汾青年，我为家乡的变化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临汾一定会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屹立于华夏大地，成为一座充满魅力与活力的现代化城市。

年裹着日子一天一天朝前滚，倏忽之间又是初春。近来常常怀旧，每每携家人归乡，会被老宅风吸引，似乎能看见过往，奶奶还在，颠着小腿爬一架木梯，阁楼晾着黄杏，她笑吟吟下来，围裙兜几颗，总是金黄灿烂，咬一口能甜到心发颤。

1912年，奶奶出生在河南一户农家。其时风盛，遥遥漫进村庄的疾风像裹着黄沙的强运，她张开嘴不停啼哭，像是早就知晓了自己一生的艰难历程。三年后，奶奶随父母踏上逃荒之路，一根细长扁担，两只破旧柳筐，奶奶和姐姐隔着一扁担长的距离，四目相望，难以携手。逃荒路何其艰辛，奶奶终生没有忘，及至年长，及至年老，及至流连世间的最后一刻……

据父亲讲，奶奶嫁到夏县胡张乡朱村时只有十七岁，她不停劳作，家里田里一把好手，相信只要肯出力，只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几亩薄田就能养活全家，就能过好日子，就能让一双儿女吃饱穿暖。她以为自己唯一需要战胜的是饥饿，却不料会有接二连三的灾难如同一群强盗掠走她的幸福。

20世纪40年代初，爷爷和奶奶坐在院子里乘凉，一双儿女坐在席面上，风掠过老宅微微吹拂，一时的安逸使他们忘记了战争，忘记了一墙之隔仍然存在的纷争。直到一声呼喊响起，爷爷出于本能“哎”了一声，站起身，离开妻儿，朝着黑夜里走去，也走向他的命运。父亲后来回忆，

最喜一树春意浓

□ 郭清海

他听到了怒骂声，拳脚声，棍棒槌具相互撞击的声音，奶奶死死压着他们不让他们动，直到“啪啪”两声枪响，一股浓重的血腥味钻进老宅，奶奶瘫坐在地上，听任村民从四处聚拢来，从炕井里拉出爷爷。

那一年，奶奶只有三十一岁。父亲说，那一夜，奶奶的头发掉了一半。

奶奶无论如何也不想到，十七年后，灾难会再一次袭击她——二十九岁的姑姑在出嫁后因病去世。在姑姑唯一留存的照片上，我仍能看到她过去的芳华，奶奶每每看过去，眼眸里的不舍留恋像丝线一样慢慢缠绕，把她自己关在牢笼里。

那时懵懂，不知奶奶经历苦，只觉奶奶脾气暴躁，常在家里拿着鸡毛掸子乱摔，嘴里骂骂咧咧，看谁都不顺眼。有时性起，小脚颠到阁楼上，拿起啥都往下摔。及至成年，才理解奶奶的苦，是心气不顺，借物排遣，便想起每一次，她都要自己承受，打破的西瓜，自己一勺一勺吃，打烂的器物，自己一片一片收，抛出去的狠话，自己一句一句拾起来，像一只受伤的兽，一个人噬舔伤口，一个人疗愈，一个人吞下生

活所有的苦。

好在父亲争气，1958年考入山西省轻工业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晋东南地区轻工业局、晋东南地区模具厂、临汾地区物资局、临汾地区五七干校、临汾纺织厂、侯马纺织厂等地工作，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因此慢慢好转。1981年，父亲在调任侯马纺织厂后决定不再奔波，便将全家人接过来一起生活，奶奶总住不惯，每次来了只待几天，就提着小包袱离开，自己去火车站坐车。当时我还在寻找奶奶的过程中责怨，人那样老，一个人坐火车，万一丢了怎么办，摔了碰了怎么办，更想不通，为什么每次都要偷偷离开。如今回想，奶奶离不开老宅老院，因为那里有她一辈子的回忆，有爷爷和姑姑的气息，有她一生的幸福和苦难，她就像把根扎在老宅里，拔不出来，动一动都会心疼。而父亲的爱，对奶奶而言是束缚，她无法言说，只能选择偷偷离开。

后来奶奶不小心摔断腿，医嘱要用铁锤吊着，便于让裂开的骨头重新长在一起，但奶奶总淘气，趁人不备，就要将铁锤拿掉，或者把它放在腿面上。现在回想起



水手

□ 高红运

人生，犹如一叶扁舟
你和我，都是划菜的水手
我们从童年
欢快而清澈的小溪
启航
划过青年
奔腾而莽撞的江河
穿过中年
沉稳而浩瀚的海洋

晚霞满天的时候
我们终将，载着一船星辉
和水手的故事
归程
当岁月的风浪
磨穿斑驳的小船
每一个水手
都会在人海里
沉寂……

尧风

来，那时奶奶已经八十岁了，却像个淘气的小女孩，被人揭穿时不吭声不辩驳，低着头，乖乖将铁锤放下去。可是等下一次，她又故伎重施，导致骨头没有长好，留下癩腿的毛病，直到去世前仍旧没有痊愈。

1993年秋季，奶奶在睡梦中离世，享年82岁。其时细雨蒙蒙，老宅在雨声里一片安宁，像一位疲惫的远行客终于回到故乡，抖落一生的风尘，将艰辛迷茫失望困惑搁置到远方，独自在故乡的大炕上安稳。

又隔了14年，父亲追着奶奶而去。有时我会想象，在空茫处，在另一个时空，爷爷、奶奶和姑姑、父亲，仍旧坐在一树杏花下面。春意正浓，一家人围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放着四只碗四双筷，四个人深情凝望，只愿岁月长长，亲情不散，一家人能守着彼此，走到地久天长。

老宅春意盎然，各色树木仍在风中招摇，一如奶奶还在的模样。现在我也到了怀旧的年纪，喜欢回到老宅，顺着痕迹寻找，像看见一幅幅画面：爷爷笑着迎向我；奶奶仍在颠着小脚爬上高高的木梯；姑姑正在栽种老杏树，她的欢笑声穿透时空阻隔，清晰地浮在老宅上空，有如一首古老的歌吟。而父亲，则用睿智深情的双眸凝望，指引我走过每一天。

我想，这一树春意，会像家族故事一样世代流传吧。远处，我的儿孙们正在朝着老宅走来，走向他们的过去，走向他们的未来……